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五十回 梅香月對書獎婿 賈珍珠即景悲人

話說太太們正在怡安堂甬道上走不幾步，只聽見後面一人栽倒，眾人站住，回頭見是跟桂太太的一個大丫頭跌的頭紅臉脹。眾人好笑，金夫人問道：「怎麼走著好好的栽倒？」丫頭道：「聽說老爺進來，趕著過來通知，因踩著裙子，栽了一跤。」桂夫人們回望，見桂廉夫同著梅春、桂堂已走上甬道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忙問道：「三兄弟，你怎麼此時才來？」桂廉夫趕著走上前來，拉著桂夫人，同胞姐弟多年不見，真有無限關情，並無話說，惟有含淚問好而已。沈夫人表兄弟多年不見，十分親熱。桂堂過來見姑奶請安，桂夫人滿心歡喜，拉著他親愛之至。金夫人指著各位太太都與廉夫相見。桂老爺向薛姑太太深感賈大姐姐、寶姪女們的關切，略談幾句，修雲也只得過來拜見舅舅，廉夫拉著歡喜之至。又是海珠們一班過來請安，桂堂也同諸位姐妹們見禮，修雲此時竟有說不出一番光景。桂夫人道：「老太太在介壽堂等候，快去請安。」桂廉夫問：「怎麼不見夢玉？」桂夫人道：「他在大哥那邊守制，你且見過老太太，再去兩邊上飯。」廉夫點頭歎息，同著金夫人娘兒四個竟往介壽堂去，桂夫人陪著各位太太們一同進來。剛到甬道上，那些姑娘們早已掀起寶藍挖雲夾綢門簾，桂夫人領著兄弟、妹子們走進介壽堂。廉夫見面堆了一座菊花山，四處樽瓶盤洗大小高低，無處不是菊花，各色各樣，新奇雅致，真如翠錦。那菊花山上懸著一塊大匾，寫著「藏秋」兩個大字。

花山左右掛著一副大字對聯，左邊是：
入夜窗延三面月，
右邊是：
當秋人坐一庭花。

走進碧紗幔裡，見那上下都是玻璃窗。上面窗前，一溜兒擺著八大盆素心蘭花，墜子上同那多寶廚、大書架、大炕上又都是各色各樣古銅、古磁花瓶，插著折枝菊花，見炕上及一切椅凳，俱是一色青緞鋪墊。套房門口站著兩個體面姑娘，將個松花湖縐青滴水的夾門簾掀起，桂夫人領著兄弟進去。廉夫看見老太太坐在一張螺甸小榻上，身穿著青寧綢面兒珍珠皮褂，秋香色湖縐薄棉裙，青緞子鞋踩著個花梨木大腳踏，白髮鬢邊插著兩枝桂花。榻子面前，一邊站著一個體面姑娘，俱穿著青綢棉褂，月白綢裙褲，墨布青鎖梁小弓鞋，頭上俱是銀簪、素花，烏雲上挽著一個二指寬的白布圈兒。

祝母瞧見，連忙站起笑道：「成天在這裡盼望，怎麼今日才到？」旁邊兩個姑娘，扶著老太太下了腳踏。桂廉夫夫妻兩個忙走上前，一齊跪下，祝母著急說道：「舅老爺、舅太太快些請起，真不敢當。」兩邊的姑娘們趕忙扶住。桂廉夫們拜完請安，祝母站著回拜，說道：「恕我不能行禮。」金夫人道：

「別了老太太不覺又是十年，光陰轉瞬，老人家精神康健，豐彩如初，只是頭髮又白了幾許。」桂廉夫道：「老太太福壽雙全，兒孫繞膝，真是西池仙母。」祝母謙遜了幾句，吩咐姑娘們端過凳子，擺在榻前讓舅老爺們坐下。

桂堂姐弟兩個過來行禮，祝母瞧見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好兒子，快些起來。」蟾珠姐弟拜畢，祝母一手拉著一個，說道：

「十年不見，都已長成，真是一對玉人兒。我聽說堂兒很肯唸書，不愧書香有繼，將來同夢玉哥兒兩個作個同年，也不枉寒窗苦志。」桂廉夫笑道：「總托奶奶的福庇，將來如果讀書有成，庶不負老太太這一番期望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我聽說蟾珠也肯唸書。」金夫人道：「每天針黹之外，就手不釋卷的看書，我正瞧著很繁。」祝母笑道：「我家海丫頭們都愛念個書，既是你怕繁，橫豎他總是我家的人，你今日就交給我，不必帶他到廣東去，省得大遠的道兒，又要差人去接，費那些事。」金夫人說道：「蟾珠年紀尚小，此時斷難留下。且過二三年我親自送來，不須老太太差人去接。」祝母見金夫人著急，故意怏他道：「誰叫你今日帶他來呢！既進了我家門，就是我家人，要想帶去，是斷不能的了。」金夫人聽說，急的面紅面脹，一聲兒也不言語。桂夫人瞧見，不覺大笑道：「老太太故意怏你，你也值得臉都急紅？」祝母同桂廉夫都好笑起來。金夫人放下心，亦自覺好笑。

桂廉夫想道：「老太太這會兒說著閒話，幸而沒有提起大爺，再坐一會，恐難走脫。不如走脫身出去，讓太太們進來說話罷。」主意想定，對著老太太道：「姪兒去見姐夫，再來同老太太細談家務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你姐妹也很惦記，快去同他說會子再來。他這幾天心都傷碎了。」老太太說著，掉下淚來，不勝悲切。桂廉夫趕忙站起，祝母吩咐修雲、魁兒陪往怡安堂去，對蟾珠道：「你們兩個也同去見姐夫，帶著你父親去勸勸他。」蟾珠們答應，一同出了房來。

此時，各位太太、奶奶們都在介壽堂等桂廉夫出來，挨次拜見。蟾珠姐弟向各位拜完，廉夫領著女兒同修雲、梅春往怡安堂去。裡面金夫人同著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、姨娘們俱見過了禮，在老太太屋裡坐下，彼此敘說十年風景。談了一會，金夫人要到承瑛堂去，老太太吩咐擺過點心再去。

不言太太們飯後往承瑛堂之事。且說桂廉夫來到怡安堂，聽差的瘦子進去回過老爺，趕忙掀簾伺候，讓桂老爺們進去。

祝筠聽說廉夫上來，趕忙起身到房門口兒來接。桂廉夫將到門口，就有兩個效力姑娘掀起湘簾，祝筠瞧見忙走出房，弟兄拉手，兩人走進屋裡對拜一番。蟾珠、桂堂拜見姑丈。祝筠讓廉夫們坐下，未曾開口，先淚流滿面，問道：「兄弟，你出京時，想大哥病已沉重，誰知棄我長去了！」說著，掩面而哭。廉夫亦含悲勸道：「姐夫，你雖手足情深，自不能已於悲悼。然此時惟你一人所關非小，況老太太年已古稀不勝悲切，正宜強意為歡，以解北堂之慟，方不失為孝子、悌弟之心。倘你再若失調，不但難以祝望萱親、抑且使大哥、三弟不安於地下。務望節哀珍重，是所切囑。」祝筠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兄弟金石之言，我當銘諸心版。只是不到三月之間，兩傷手足，人非草木，情何以堪？」桂廉夫道：「壽夭窮通，數皆前定。你此時徒悲無益，況你責任甚重，更宜自愛！」廉夫們正在敘談，外面回說：「姑老爺同鞠親家老爺在忠恕堂，請舅老爺相見。」祝筠笑道：「梅香月同鞠冷齋一樣性情，真是玉山高並。連日在金山寺為大哥、三哥作四十九日道場，托冷齋、香月照應。今日想是知道你來，是以歸來獨早。」桂廉夫道：「我還到兩邊靈前哭拜一番，明日再給他哥兒兩個上飯。」祝筠道：「罷呀，一拜已足慰兄弟之靈，何必又要費事？你且去同香月們吃了飯再拜不遲，晚上邀香月、冷齋進來剪燭西窗，以消長夜。」廉夫點頭，剛要出去，見個體面媳婦來請桂大爺同姑娘到介壽堂吃飯。梅春、修雲、桂家姐弟候著桂廉夫出去，才往介壽堂來。

桂廉夫到了忠恕堂，梅香月同鞠冷齋都是十餘年闊別，彼此見禮之後，大敘寒暄。用過早飯，小子們伺候漱口洗面，梅香月陪著先到崇善堂祝露靈前哭拜一番，香月代為致謝。吩咐值日家人到蔭玉堂知會夢玉，並令其點起香燭，伺候著舅老爺過來祭拜。家人們答應，過去伺候。

梅香月陪著桂廉夫一路說話，不須轎馬，西間壁有半箭來路，就是尚書宅第。桂廉夫們走到門邊，老家人徐忠、趙祿迎著給舅老爺請安。桂廉夫趕忙扶住，對徐忠道：「自從你起身之後，老爺病勢日沉一日，直到我起身前兩天，倒覺精神好些，誰知我轉身七八天工夫，竟自西去了。實在令人可傷之至。太太在京想也無甚耽擱，開喪之後，諒必收拾起身，十月間亦可到家了。只是張本一人恐難照應。」徐忠道：「還有陸賓人還小心謹慎，幫著張本倒還可以放心。」桂廉夫點頭答應，同著梅香月走進二門，到了茶廳，問趙祿道：「我在太太那兒，見哥兒的信上說，派你在金陵給賈太太修理房屋，不知可曾完工？賈太太早晚也就到了。」趙祿道：「哥兒派了奴才同徐忠兩個給賈太太修理房屋，連裝修、翻蓋、油漆，攏共攏兒花了一萬一千兩銀子，裱糊在外。現在各項俱已完結，只有裱糊尚未了手。奴才前日才回來，同著匠頭兒來領工價。」桂廉夫笑道：

「當日我典過來那房子，已經潮舊，我進京後十餘年，前後坍塌可想而知，如今我同賈太太都是兒女親家，十分關切。不但玉哥兒分所應修，即我亦當分任才是。我押著的契紙，不知可曾贖回？」趙祿道：「直到前月底，錢太太往松江回家，本利算歸清楚，房契俱已交給哥兒收著。」桂廉夫點頭問：「那房子現在誰在那兒照應？」趙祿道：「遷托老黃一家子幫著照管，這兒也還有

人在那裡看著糊呢。」桂廉夫笑道：「老黃只怕越龍鍾不堪了，我到金陵也還要在賈府上耽擱幾時，將來將老黃一家兒薦給賈太太照看個莊子兒也好。」說話之時已到敬本堂的大院子裡，那些執事家人在甬道上一溜兒站滿。進了敬本堂，由後軒轉到敦禮堂。東西兩廊下、廂房門口俱掛著一色的明角素燈。由敦禮堂一直進去，是誠樂堂。左邊廊下一座磚門上面寫著「如是園」三字，園門左右皆是群房；右廊下一帶兩個磚門，上首是家人、媳婦們的院了，下邊是大廚房。往誠樂堂後身走大甬道，直到五桂堂，因這院裡有五棵大桂樹鋪滿一庭，此時正值金粟盛開，甬道上堆金滿地，不亞鷲嶺香岩，廣寒月窟。桂廉夫見五桂堂裡盡是滿架圖書，牙籤玉軸，梅香月歎道：「幸有能讀父書者，不然幾為甕頭物矣！」廉夫點頭。由書屏後轉至寶墨堂，大甬道兩邊盡是磁盆花卉，兩廊下一溜兒皆是群房。由茶廳至此，都是一色的青綢鋪墊。

剛轉到蔭玉堂的大院裡，遠望去盡是銀裝玉砌，此即尚書設靈之所。那些大小家人們一齊站著伺候啟幔、拈香，桂廉夫瞧見，在院子裡舉起哀來，急急忙忙哭了上去。將到台階卷棚下，一聲點響，綢幔店開，夢玉跪在草薦上，伏地嚎啕。桂廉夫哭到幔裡，對著神主縱聲大哭。孝堂裡秋瑞領著丫頭、媳婦、姑娘們一齊舉哀。桂廉夫先哭了一會，才站在拜墊上，左邊家人跪下獻上長香，廉夫用右手接著，雙手向上一舉，右邊的家人趕忙跪下接住，站起來插在爐內。桂廉夫跪下拜了四拜，站起身來。夢玉匍匐過來，抱著舅舅的腿放聲大哭。廉夫抱著他又哭了一會，於是哀止。香月過來回禮，夢玉另給舅舅磕頭請安。廉夫拉著他道：「多年不見，竟已成人。你父親聽見很會唸書，又見你寫的家信字畫端楷，十分歡喜。只望你奮志青雲，箕裘有繼，他在九泉之下且欣慰喜。」夢玉趕忙跪著答應。

廉夫正同夢玉說話，家人們回道：「太太們走如是園過來了。」廉夫對夢玉道：「我還要同二叔叔說說話，再來看你。」說畢，同著梅香月仍走原路出去。夢玉、秋瑞接著太太們又哭拜了半日。桂太太更不用說，見了夢玉分外傷心，連蟾珠到此刻也覺忘其所以。姐弟兩個同夢玉拜見之後，又再三勸慰，只有修雲甚覺好笑，遠遠站開一言不發。桂太太同秋瑞說賈大姐姐將韓友梅姑娘承繼為女的這一段故事，秋瑞十分感激，說道：「韓舅母家友妹妹若不是賈太太的大德，幾至不可問矣！賈太太真是友妹妹的再生父母。」掌珠道：「咱們在這裡說的熱鬧，盡剩了修姑娘遠遠的站在那裡。」蟾珠兄弟兩個正同夢玉說話，聽見掌珠說修雲站的遠遠的，蟾珠忽然想起自家一事，不覺徹耳通紅，折身就走。夢玉看見蟾珠轉身就走，他趕忙一把拉住說道：「妹妹，咱們正說的熱鬧，你怎麼就跑呢？」蟾珠被這呆子抓住不放，急的面脹通紅，無法可治。修雲抿著嘴兒遠遠站著好笑。桂太太們說的正是高興，見蟾珠被夢玉拉住，急的滿面通紅，不覺一齊好笑，將個蟾珠笑的無地自容。梅姑太太走過來笑道：「十年前進京時候，你同夢玉哭了幾日。你們起身後，夢玉病了兩天。如今相遇正當暢敘離衷，何必作此女兒情態？」桂夫人笑道：「咱們都到大嫂子上房去看看屋子，不過一兩月工夫，大嫂子也就到家了。」太太們走蔭玉堂後身進了垂花門，走過寶書堂，一直俱往上房安和堂閒話。

今日且擱下桂廉夫在祝府款留盤桓數日，要等著賈親家到了同往金陵之事。如今再說王夫人們自從七月二十開船之後，路上又遇兵部張老爺，給賈環定下親事。舟中分手後，正是秋水長空，風帆沙鳥，漸入江南境界。又過了中秋佳節，金粟盛開，香盈千里。真是個是：

雲歸千疊家山碧，花落一溪秋水香。

這日船到淮安，管廚的柳瘦子買了多少頂大的螃蟹，請太太、奶奶、姑娘、爺們下半晚兒都到太太船上吃蟹。那些家人、小子上崖去買了些桂花、洋菊，插滿一艙。王夫人十分歡喜，領著兒子、孫子、媳婦、女兒、外甥女兒開懷暢飲，說些古往今來故事。寶釵、珍珠又說起地獄中見鳳姐兒同那所見所聞一切光景，並來旺的媳婦那番悲苦情形，當伺候鳳姐時候，他何等樣的得意！這如今，鳳二奶奶顧不得他，他也顧不得二奶奶，真想起來令人可憐。寶月道：「咱們老師父每天都要叫幾聲鳳二奶奶，見神見鬼說的叫入害怕。」平兒道：「人生生前占一點便宜都是好的，到了那個地方，生前最得意之事，想那裡是最苦的境遇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這話都說的是不分界限。」

人生得意之事，莫過於忠孝節義與那和平寬厚，愷悌仁慈，這些人所作得意之事，必上貫日星，下聯河岳，生為英傑，死為神靈。其樂不可言既矣！還有何苦之有？你所說人生得意者，為昧心得意而言，並非人生凡得意之事皆係入地獄之事也。」

王夫人笑道：「寶丫頭那裡學來的這一套說話？」平兒道：

「我才說了兩句，他就唧唧了一串子，明日叫他去做媒婆，倒也是很好的一張利嘴。」王夫人們都縱聲大笑。

李宮裁問道：「為什麼珍丫頭低頭不語？」珍珠道：「我在這裡想劉姥姥的話，令人可敬可畏。」宮裁道：「劉姥姥說的什麼話可敬可畏？」珍珠道：「我們要過奈河橋去，他說這橋只有神仙佛祖同那忠孝節義之人方許過來過去。後來我們過橋去，遇著老爺也說忠孝二字。拿死去換來的人，能忠孝未有不節義，分用之則為四，合用之則惟有忠孝二字而已。現在坐中人，俱是奈河橋可來可去之人，惟我悔之無極。」珍珠說畢，掩面大哭。王夫人聽了他的一番說話，猛然想起一件心事，悶悶不樂，低頭無語。

平兒笑道：「太太正歡歡喜喜飲酒，還贊這螃蟹比那年史姑娘在大觀園請的蟹大的多呢！誰叫你們提起陰司裡的說話？引起珍丫頭哭哭啼啼，連太太都鬧的發煩。這是何苦來呢？」

「寶釵笑道：「本來當日林姑娘就很嫌劉姥姥，起他一個渾號叫做母蝗蟲。誰知這母蝗蟲死了多年還會惹人哭，真是個喪氣東西！」平兒笑道：「林姑娘給惜姑娘取那畫的名兒叫做《攜蝗大嚼圖》，咱們這會兒也該畫幅畫，叫做《憶蝗大哭圖》。」

王夫人們聽了不覺哄然大笑，連珍珠也「撲嗤」的笑將起來。寶釵笑道：「四姑娘樂了，咱們換熱蟹來吃罷。」媳婦們答應了，趕忙換了蟹。丫頭們將冷酒盡皆折去。

友梅向丫頭們要了酒壺，走出坐位先給太太敬了酒，就挨次是大嫂子、璉二嫂子、寶二嫂子、寶月二姐姐、四姐姐、環三哥、大姪兒、巧姑娘俱斟上一杯。蘭哥兒同巧姑娘趕忙站起來，說道：「六姑姑怎麼給咱們斟起酒來？叫別人瞧著笑話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們兄妹兩個回敬六姑姑一杯就是了。」蘭哥兒、巧姑娘兄妹兩個，也由太太起，輪著執壺敬酒，又兼著三位奶奶、四姑娘也都輪著敬太太的酒，彼此斟讓一回，這會兒太太們倒比先前熱鬧。

只見王貴家的進來回道：「林之孝請太太示下，明日船到揚州，不知太太到林姑太太墳上去不去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是啊，咱們既過揚州，自然該去給姑太太上墳。這一回去之後，知道幾時再到揚州呢？你去對林之孝說，叫他派人先到揚州備辦祭禮同轎子等項，先去知會看墳人，吩咐他墳前打掃，後日一早我們都去。」王家的答應，走出船頭，傳了太太吩咐的說話。林之孝答應著，回到自家船裡，想起那年周瑞跟老爺伴老太太靈回南，給林姑娘安葬是他經理，那墳上他是知道的，今日差他去倒妥當。主意想定，叫三小子去請周大爺過來說話。

三小子答應，去不多會，同周瑞走進艙來。林之孝將太太吩咐的話說了一遍。周瑞道：「我去叫只小船，這會兒就去，趕明日一天都辦齊集了。只是要多帶幾吊錢去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帶錢累墜，我交二十兩銀給你帶去，辦了再算。」周瑞點頭答應。

林之孝到房艙裡兌了銀子，包好出來交給周瑞，趕著僱了小船，連夜竟往揚州先去料理辦事。太太們吃到上燈以後，各回本船安歇。

次日一早開船，正是當梢順風，扯滿布帆，乘風破浪，至半夜已到了邵泊，離揚州還有四十里，將船停住了，過了一宵。

次日開行，方交辰正，已到揚州。在鈔關碼頭上，十七號大船一字兒排住，各船都已吃過早飯，奶奶、姑娘們齊收拾完備，俱到太太座船上來。那碼頭上大小轎子都已歇滿。林之孝進來請太太們上轎，那些姑娘、嫂子們坐了四五十天船，十分氣悶，一個個都要跟去上墳，情願自備轎錢。王夫人聽了甚覺好笑。

珠大奶奶們又給這些人說情，太太倒也無法，只得准他們跟去。

命林之孝帶領大小家人在各船照應。太太們都在船頭上轎，姑娘、嫂子們伺候完結，都忙到碼頭紛紛上轎，倒鬧了半天。

此時，賈府的轎子，男女一共六十乘，聯翩而去，一直走大路抬到平山堂的山林如海的墳上。眾姑娘、媳婦們趕著下轎，先

走上前去伺候太太、奶奶、姑娘下轎。王夫人走到墳前，看那土堆半皆坍塌，周圍樹木多已枯槁，刪伐殆盡。地下秋草蓬蓬，青黃相間。王夫人不勝傷感，叫周瑞過來問道：「怎麼管墳人年年竟不修理，瞧著他坍塌到這個分兒？雖是姑老爺沒有後人，現還放著咱們至親呢，他就知道咱們不來上個墳兒嗎？這管墳的很有些不是。」周瑞連聲答應著，候太太說完了話，這才回道：「奴才昨日一到，就先來找管墳的老顧，山前山後找了一個難，也沒有找著。後來遇著一個老頭子，問起姑老爺管墳的老顧，他才說道：『老顧已死了好幾年，他的老婆帶著一兒一女嫁了人，搬在城裡去住。這林府上的墳並無人照應，所以荒涼至此。』奴才聽見沒有法兒，趕忙僱了幾個人將墳面前這些亂草拔去，又向那邊土地廟裡賃了三張桌子，幾條板凳，這才擺上祭席。不然太太們來，連個坐處都是沒有的。」王夫人同奶奶們聽了，人人悲感。

此刻，墳前已點上香燭，鋪了拜墊。王夫人命賈環叔姪兩個先拜，然後王夫人過來先奠了三杯酒，跪將下去，眼淚紛紛拜了四拜。兩旁丫頭、媳婦趕忙攙起，奶奶、姑娘們挨次而拜。

林姑娘墳前也擺了一席，王夫人領著奶奶們走過這邊，看了黛玉的墳，問周瑞道：「林姑娘的墳倒像是新修補的，這是誰？怎麼單給林姑娘修墳，是個什麼道理？」周瑞道：「奴才看過，四面都是連草帶土堆補上的，並不是土工們好好修理，奴才也想不出這個緣故。」寶釵道：「這一定是林姑娘的一個知己，來替他上墳修墓。」珠大奶奶笑道：「林姑娘的知己只有寶玉兄弟，或者是他做的事亦未可知。」寶釵道：「斷不是他，安有神仙而不斷情緣之理？況且他既替林姑娘修墳，再沒有不替姑爹、姑媽修修之理，我看來斷不是他。」平兒道：「咱們且下船去，慢慢的議論，別站在這裡白耽擱工夫。」大奶奶道：

「平丫頭倒說出理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什麼話呢，親家太太的話，還怕沒有理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們說的熱鬧，怎麼珍珠悶悶不語？」珍珠含淚應道：「女兒見了林姑娘的墳，想起大觀園的風景，不覺心腸俱碎，想女兒將來要求林姑娘的這樣坍塌，恐尚不可得。」珍珠說著，淚隨聲下，不勝悲楚。王夫人也甚傷感，給林姑娘奠了一杯酒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芳靈仙去，質委塵沙，尚能念我親情，惠我仙草。我今返棹金陵，一杯致奠，從此雲樹河山，用昭神契。」王夫人祝畢，站著拜了兩拜，奶奶、姑娘們輪著奠酒，都站著拜幾拜。其間惟有寶釵、珍珠十分悲痛。珠大奶奶道：「讓六姑娘拜罷，別盡著的悲苦，對著墳堆，那裡有出得盡的眼淚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他兩個今日來替林姑娘找補眼淚呢！」王夫人們都笑起來。月姑娘、友姑娘過來跪拜了四拜，賈環是林姑娘的兄弟，賈蘭兄妹又是小輩，俱皆跪拜四拜。

奠酒拜完之後，王夫人正在吩咐兩邊焚化紙錢，只見一個人在林黛玉的墳後跳了過來，叫道：「太太們怎麼到這裡來了？」王夫人同奶奶們出其不意唬了一跳。不知那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■